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五十八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延祐丁巳諸貢士詩

江西省試士與選二十有一人省府命其屬吏王君質持檄詣門禮請赴省敦遣諸所貢士蕭然清寒類簷敗壁氷雪相看其禮使人也各賦一詩為贈而已君質跋

履辛勤資屢匱乏而以氣味之同得所贈詩如寶珠玉於是度越時流遠矣便道過予喜而書其贈詩之卷首

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倘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題鄧希武喪母雜記

儀禮曰繼母如母其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嫡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樂安鄧希武於繼母彭氏之喪哀疚痛切情見乎辭有通乎禮者有從乎俗者雖不一一合於古而其孝心則至矣哉史稱昔賢之孝於母大率皆繼母也希武質美學贍彌老彌篤凡事過厚況親喪乎喪過乎哀不及不可也觀過斯知仁矣吾於希武見之

題王景淵道書

世祖皇帝焚毀道家說謊經文此其一也宜黄王景淵

留意仙學博覽異書引用修真語言多有可采何不效張平叔石得之薛道光輩自成一編以行於世又安用依附其所不足依附者哉紫玄洞賔題

題習是病中所書字後

臨江習是六七歳已善書廣輪或五尺許運筆如飛似不經意而勁健遒美雖老於觚翰者歎奬不已外省上於朝一時傾動達官巨人目為奇童發充國學弟子員予囑博士助教令授之業以大其成越三年予以疾去

官是年習生亦以疾還家其明年竟死年十有五噫人言早慧者不壽豈其然乎顔子賢而夭李賀才而夭一藝絶人而亦不能久於世何哉其父悲哀以其病中所書示予予亦為之泫然

題葛教授家藏雪齋姚公墨蹟後

雪齋姚公辭翰逸邁近世鮮儷曩在京師識公之從子端夫綽有諸父風今覩葛教授家所藏墨蹟把翫不忍去手於乎中州遺老如斯人者不可復見矣為之悲歎

而志其左方教授得之於其外舅王水監水監嘗客公之門者

跋姜清叟畫

郡人姜清叟工畫嘗進之翰林學士程公公曰吾往來臨川數數乃不知有此畫史與同遊別墅留半月學士公既善之天師真人又喜之二人貴且富蓄古今名畫非一其於畫品高下瞭然心目間得二評亦可以収名定價矣夫

題山南曾叔仁詞後

予久聞新城邑長之賢且能昨歲吾老友山南曾君作詞以美之已足實前所聞矣因公事經吾鄉過吾門得望其眉睫聽其言論察其心胷益知其人之真有識有守如此為之民者一何幸哉他時名位益峻聲實益孚苟有良史傳循吏舍斯人其誰樂道其善所以勸也

跋皮昭德藏李士弘所臨書譜

延祐五年澄以集賢直學士召脩撰虞伯生將旨而南

侍讀學士河東李士弘亦被命祠衡嶽訖事過家是年五月與平江州判官清江皮昭德會于豫章留月餘欲俟澄與伯生至澄以疾病六月始克就道至則侍讀公行矣臨別時以其所臨孫過庭書譜贈昭德意甚不輕蓋侍讀於皮氏昔為故舊今則婚姻而伯生與澄素忝其相知以士弘之俊邁超逸而於親故慇懃繾綣如此亦其德之厚也

題李承旨贈吳璉手帖後

廬陵吳生儒家子中罹兵變掠賣于郢之蘇家蘇為婚娶生往見承旨李公告之故公勉令報蘇待遇之意譪乎仁義之言哉生遵所教不敢有離心其後蘇竟焚券放還吳之知恩蘇之知義可謂兩得然皆自李公發之有德之言其有裨於世若此吳既來南寢食不忘公之德藏公畫像出入與俱晨夕敬事焉予昔拜公于京師今為識其左方蓋以嘉吳生之厚抑以歎李公之不可復見也生名璉

題姚博士與洪汝懋贈言後

豫章四洪黄太史之甥也玉父之後有夙慧文工才俊

縣國學生預貢禮部蒙特恩出長東湖書院行之時博

士姚君所以教戒之者至矣尚思無負於博士之言哉

題甘公成詩集

延祐四年秋鄉試校文畢於東湖書院見一士問其姓

字曰甘公成示予書二帙皆律歷度數之學此雖末藝

然為士者往往不知而能究之不差可尚已今又見其

詩文一篇語甚俊拔噫才士也夫雖然詩文度數之外猶有當學者亦知之乎

跋馮元益詩

潁川馮元益詩效陶靖節韋蘇州欲其沖澹自然而然非求工於一字一句者元益雖受特恩提舉江西等處儒學事而科舉進取之文尤長且將以才進士名一世不止於為詩而已

跋慈雲庵記

昔番易周君有慈雲庵以奉母當時鉅公及近時名士俱為作記君登進士科天既報其孝矣周君之子任翰林集賢十載出補郡為貳乘而君之孫多賢而文比比取世科可待天之報之者未已也苟子子孫孫能立身顯親盖不假夫鉅公名士之記而流芳也

題吳真人封贈祖父誥詞後

吳真人全節寄跡道家游意儒術明粹開豁超出流俗初從其師入覲大被眷知遂嗣其師主教錫號崇文弘

道玄德真人扈蹕日久特嘉其勞以翰林學士中順大夫官其父越明年羣臣例有封贈真人恩及二代生者封一品死者贈二品寵光榮耀儒臣或不能及制誥詳又前代詞臣所未嘗有也真人供給禱祠之臣也而能致此者固聖朝之厚恩而亦有由焉盖其立心也異故其獲報也亦異其善不可一二數而其大者則好賢也夫天下之善莫大於好賢天下之惡莫大於妬賢世謂妬賢之人猶妬婦非特妬其得近於夫者雖見他人

之姝亦妬雖見圖形之麗亦妬徐察之信然夫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髪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真人非居用人之位非秉用人之權而人有寸長惟恐其

不聞惟恐其不達嗚呼安得相天下而有是心也哉故推原真人顯親之由而歸美其好賢之心以告夫千萬世之相天下者

題嚴氏四世家傳後

昌黎韓子曰文書自傳道不仗史筆垂廬陵士嚴鳳陽自為其曾大父夷伯大父恕作傳又為其父前進士逢元作銘其父之傳及其身後之傳皆其友朱同孫所撰雖無史筆書之而四世有四傳豈非欲如韓子之以文

自傳者歟其五世之胄嚴有孫復以四傳俾人題跋若疑其文之不孤傳而外資於人庸詎知其資於人之文果勝自作之傳乎有為之求予文者予聞命羞恧禮辭曰嚴氏蓋欲文之傳永久以顯其親揆予之文與草木俱腐瓦礫同棄者爾奚可以塞孝子慈孫顯親之意哉雖然欲顯其親者當務其本此非予之言也聖人之言也顯親本於揚名揚名本於行道夫行道也者持循天理不使有一毫私意人欲之萌身心粹然如無瑕之玉

與世儒浮華務外之學絶不同漢之黄憲當時目為顔子故以庶人而名載史冊憲亦不過生質純美而已人稱其淵乎似道似道且為人所稱況真能行道者哉能行道則名揚矣既揚名則親顯矣徒欲託文以傳則歐陽子送徐無黨序之甚詳文固不足恃也欲傳莫若行道道在我求之已而有餘無所資於人也嚴氏子孫其勉諸

題天文小圖

天如彈丸歴官范銅為象外圓中虚通竅為星於内窺之或易以繪其圖有三上規自北極常見七十二度際赤道南下規自南極常隱七十二度際赤道北中規以四宫半見半隱之星為横圖上際北極下際南極三圖若合為一則於上規圖外增赤道至南極五十六度羸此圖是也一百七萬一千里之圜而畫之於不滿尺之徑中外官之名三家赤黄黒之象靡不具精矣老眼昏華不能細辯得意忘象庻其可哉

題何太虛近槀後

夫言之秩然次序條理者謂之文文無待於作也後之人口之於言雜亂無紀則必締構於思撰造其辭而後筆之於簡牘古之人雖不作文孔子嘗云辭達而已此固作文之大法也而柰何作者之不知此哉東漢以來氣弱體卑無復有善作者至於今殆千餘年唐宋盛時號為追蹤先漢而僅見韓柳歐陽曾王二蘇七人焉若李習之若唐子西若張文潛非不游韓蘇之門而竟未

與韓蘇合一也茲事豈可易視哉表弟何中太虛少負逸才弱冠已能詩而亦用意於文至順二年春予卧病顧予於病中録示近作十數予讀之蓋優優升七子之堂矣予不勝其喜非私喜也喜斯學之不孤也斯學也雖非儒者之本務而其格力之高下實由氣運之盛衰關繫又豈小小哉病餘倦於書喜之之極不能自已為書其後而還其槀

跋鍾改之詩

予未冠已聞永豐鍾改之先生為名儒今五十年餘始識其子士安而見先生所著之書所作之詩嘆慕斯人之不可復得也乃識其右方

跋長清趙氏述先録

集賢趙克敬以盧龍世家譜來眎濮尹趙子敬又以長清述先録來眎譜克敬作録亦克敬作也盖盧龍之趙以遼太師衛國公為初祖衛公之子十有二按譜克敬在第五支下而子敬述其父祖至曾祖止以上不可攷

曰聞之先人出自衛公第七支克敬所譜不載故特為之録以補其闕嗚呼遼始終二百年所得中國之地燕山一道耳衛公遼之重臣子孫世禄不絶遼之末亡也必無去其國而分適他國者盧龍而長清不知自何年始其在金人有中土之後乎蓋不可詳矣夫文無所於稽人無所於詢雖夫子不能以徵杞宋之禮況喪亂流離之餘而推明一家之繫乎長清之趙三世以醫科濟人慈祥豈弟而不規利子敬為吏廉平是皆有陰德陰

功宜足以昌其後而子敬之子有方進進於學者繼自
令子子孫孫果能使才行聞於時勲名見於世自立自
成日大日衍則長清一盧龍也嗚呼由昔觀今盧龍信
有光於長清由後觀前安知長清不有光於盧龍也哉
長清之子孫其勉旃

題盧龍趙氏世家譜後

唐自中葉以降河朔弗靖豈無雄傑生於其間歟抑有
之而沉泯弗獲振奮以見於世與盧龍趙公思温生唐

末材勇絶倫事幽燕而幽燕弗能存歸沙陀而沙陀弗能有值遼室將興遂為開國功臣贈太師衛國公子孫蕃衍爵禄累世不絶衛公十二子其五特進延威特進二子其二節度使匡禹節度八子其七團練使為翰團練三子其長團練使相之生七子七之三曰團練使洧生六子六之二曰觀察使公為觀察之子鎮國鎔鎮國之子驃騎居常九世皆仕於遼驃騎生建春徵士植徵士生玫仕金為三司使三司生鈍軒逸士鉉逸士生穆

今為集賢司直以其世家譜示予予覽之竟為之喟然

嘆曰朱三移唐祚中原無人五十三年更八姓十四主

遼人起自荒服之外乘時拓疆得中夏燕山一道年代

獨久屹然與宋氏對峙為兄弟之國金人因之而有天

下之半皇元一之而有天下之全遼金至於今日國統

三易而趙氏一家歷仕三國垂四百年綿綿若此何其

盛也中更亂離譜記湮没司直君攷詳纂述無所遺墜

於以見其祖宗根本之遠族屬枝葉之廣賢已司直君

字克敬賢而知學是以能然嗚呼趙氏之昌其未艾哉

題曾雲巢春郊放牧圖

春盎郊原十牛在牧或奔或馴或行或息或前或隨或飲或食或鼻浮水或背負人各適其適牛不自知也牧者亦何心哉噫善牧民者亦若是而已矣

題毛宗文梅花二百詠

毛宗文梅花二百詠其開也曰客折一枝頭上揷我遶花邊行百匝忽然客問花如何看得入神渾忘答其落

也曰海風捲水攢飛箭戰退花神人不見芒鞋破曉出門看萬玉枝頭無一片昔之詩人一句亦可傳名今於二百之中得其二焉多矣乎

題臧氏家譜後

世稱族之大者若晉之王謝唐之崔盧盛矣然王謝至唐崔盧至宋已泯泯不復有聞然則族之大者常有之大而久者不多有也臧氏自隋驃騎將軍傳七世至工部尚書之父始居饒之浮梁而尚書七子布濩流衍其

世爵之延家業之富本支之蕃遂為江東右族七百年而未替可不謂之大而久者哉噫三百年之唐三百年之宋此享國之最久者其間乃有七百年之世家歷唐歷宋而至於今傳曰臧氏其有後乎以今觀之猶信

題范氏復姓祝文後

大德十年二月乙卯真州范之才祝於其先攷宣教君曰我祖派衍文正歷世既遠考君贅居唐氏生之才與兄顒不幸幼失所怙隨母適周藉兹養育以成長大習

學藝術粗賴溫飽以至於今既感其恩勉隨周姓每傷所思敢忘本祖姓久未復罪莫大焉不幸先兄去春早世歸宗之義有孤嗚呼哀哉我母已往於周所生一子亦既有孫克承祭祀周氏有後范氏歸宗無遺憾矣我母謹藏先世誥命可以憑依子孫之幸也伊我文正公幼隨母適朱長歸本宗當時趨之以為美事爰茲末裔亦舉斯典今涓吉旦祠廟復姓高曾祖考庶其來格皇慶元年國子司業吳澄移疾還家道過真州之才之子

有元從沔陽教授蔣華子來見具道復姓始末澄按儀禮喪服篇齊衰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云夫死妻稺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為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則古之隨母適人者雖與繼父同居而未嘗易其姓廢其祀也後世或有貧不能自存幼未能有知依託於人至於易姓廢祀者可悲也已范文正初冒朱姓舉學究既知所自出則復范姓舉進士卒為宋名臣今有元克相其父效文正此

舉不亦善乎然文正所以光其祖大其宗不在復姓一事宋三百年參知政事凡幾人而范文正公惟一人耳繼自今有元用心立身一以文正為法則人將曰是真大賢之後矣不然不可也有元其尚兢兢勉勉於茲是年四月望日

跋楊顒諫諸葛武侯之辭後

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為萬世相天下

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為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顒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為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中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為而謂蓋世絶人之智者為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

當時事勢何如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遑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福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齋右王良父嘗書楊顒諫孔明之辭于片紙其孫出以示人予獲覩焉撫卷再三而不忍釋嗚呼前輩或者其亦有感於

斯歟

跋吳真人閣漕山詩

閼閼吳真人至大延祐欽承詔旨兩至閤漕名山天寵焜煌照耀下土山之一草一木靡不衣被恩榮矣祝釐餘暇泛應從容珠璧之珍綺縠之文燦爛於詩章吟句間又有以增益其輝光張君省吾親受筆墨之教紙尾拳拳欲省吾不溺於伎而知進於道其意蓋深遠矣哉

題畫魚圖

昔之達士有云於魚得計夫得計云者以其潛於淵泳於川相忘於江湖上下隱見來去倏忽自適其適自樂其樂而不自知其然也若擬魚之名借音取義睎慕榮顯以悅世之淺丈夫是欲誘魚以鈎餌待魚以罩罟也尚可謂之得計哉果有達斯趣者乎試以吾言問諸畫史

吳文正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五十九至六十三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吳文正集卷五十九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孫履常送饒壽可之官後序

壽可之為人仁義之心惻如也履常之贈行仁義之言藹如也以仁義之心得此仁義之言以仁義之言發此仁義之心充之不可勝用也何往而不達今其肇端耳

人之契夫天者未有艾則天之報人者庸有既乎於壽可將行之際書于履常贈言之左

題朱文公敬齋箴後

敬齋箴朱子作凡十章章四句其一言静無違其二言動無違其三言表之正其四言裏之正其五言心之無適而達於事其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其七總前六章其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其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

題朱文公答陳正己講學墨帖後

朱子答正已一書備述為學之功又規正已之失益以其人有志于學故曲盡其言懇切之至厚哉先覺之用心乎然澄竊聞之大功廢業況服齊斬乎古人居父母之喪三年不為禮三年不為樂斬齊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自發一言且不可況可與人論學哉眉山二蘇兄弟文人爾而其居喪也再期之內禁斷作詩作文寂無一語是亦嘗講聞乎喪禮也正已斬學聖賢身有母喪而交書論學不異常時則三年之喪為虛矣夫親喪

本也論學末也忘其本而務其末不知所論之學果何學歟朱子固已箴其失然舍其大而議其小或者姑爲之掩覆也耶

題康里子淵贈胡助古愚序後

士之遇不遇有命焉不繫乎學與才也皇慶初予識東陽胡助古愚于金陵嘉其資質粹美辭章俊拔意其必遇也逮今十有四年矣再見之于京師方且謁選吏部受九品初職而又不遑得孰不歎其淹滯而悼其屈雖

予亦不能為之慨然也宋南渡以來東浙之人物婺為盛東萊呂子其首也古愚言論性標格藹然鄉先達之遺風不但其文之卓異而已康里子淵贈與之交欲進其文於道期之者至矣噫道不載以文則道不自行文不載斯道則文猶虗車也故曰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子淵所期將進之呂子之上彼悼之者悼其屈於一時爾此期之者期其伸於百世也一時者人爵之貴其品秩之升由人之所畀而不可必百世者天爵之貴其品秩

之升可躋乎極等皆我之所致而非人之所能减削也苟得是雖不得人爵無損也而天爵亦階之而升乎予拭目以觀古愚之升

題范清敏公贈墨工序後

宋嘉定寶慶間豐城范清敏公宰崇仁澄幼穉時每聽先大父對客談論亹亹道范公之政神明剛决公正審悉不可一二計葢自宋初以至季年邑宰未有能如公者後為郡守部使其政皆然澄既熟於耳聞及見公之

一筆於書者則知公非徒有其政而又有文有學有識也第所見者不過剖析獄訟之語而於他文曽不多見今忽見公贈墨工一序讀竟歎曰斯地而有斯人也夫斯時而有斯文也夫公謂墨工之售墨不可輕售非其人則其墨適足以蠧斯文蝕吾道嗚呼嚴矣公以此為售墨者之戒則用墨者之罪為何如哉觀公用此墨以涖官臨民真無負此墨者使公得用此墨於皂囊之中白簡之上則彌遺補闕擊奸去邪上有補於君德下有

稗於國政是豈小小哉惜公不得用此墨於彼而僅得用之彼獄辭訟牒也公之文既不多見而此文幾為人間芭苴廢棄之紙非吾友陳淵然之卓識高誼則公之曾孫凱何從而得此家寶也耶澄之所以把玩不忍釋手而重歎斯文之幸而存也淵然宋江西提刑諱㮚之子與范世嫺凱嘗仕於朝為贊儀署丞

跋饒氏先世手澤

臨川饒熙則明奉其父睿翁之手澤過予言曰熙之曾

祖家富萬卷乙亥燬于兵吾父最喜觀史火後無書得之良艱百計購求彌勞彌篤晚年雖稍遂意然猶未備也隨所見有日抄且囑熙以實其書熙不敢忘父命就曾祖所剏西園中構小閣以貯吾父所讀書予曰而父賢已夫得書艱而劬學若是彼多書而手未觸者何人乎令子度藏唯謹可謂善繼志矣予令曾子早中童科長魁鄉貢推恩受祿未顯庸而歷運革而父精勤亦不小試蓋皆福祉以遺後子其自勉以光於前哉

題得已齋叙記詩卷後

得已者何有吾之所自有也吾所自有者何可以自求不可以言言也非不可言也言雖多無益也竊觀夫子之與人言未嘗多也若利也若命也若仁也言之亦罕言不多矣猶以為未而語子貢曰予欲無言聖人豈靳於化令傳後而欲無言何歟化令傳後不在乎言也自漢以下儒者虛言熾而實功微流而至於宋之末虛言之敝極矣西浙臧君吉甫葢安分知足無容慕妄想也

者扁其齋居曰得已為之序為之記銘之箴之詩之賦之者伍伍什什而彌富彼官爵貨財舉世所耆盛君之操趣尚且視之如糞土以其為身外物故也而於身外無益之言收聚不少疑若近名務外之障或猶畧塵粹德之光乎崇仁崔命君與盛君交契深俾予增贅其言予方以是尤人尤而効之可哉辭之弗獲聊為推明孟氏之旨夫孟子所云得已者不失義之獲也所云不失義者得已之種也而不失義不離道二事一事爾或窮

或達時之遇不同其所不失之義即其所不離之道其所不離之道即其所不失之義道體義用非有二也學孟子之學如之何有實功焉虛言其奚庸必也慎獨養氣靡愧靡怍行吾正路動應無毫髮之差斯不失義矣必也主一存心靡放靡馳居吾安宅靜定無須臾之間斯不離道矣實功至是則吾所自有者吾自得於己自玩自樂之不暇雖聖賢格言亦可得其珠舍其櫝得其思忘其筌況人之虛言蜩甲蛇蜕而已予今復以甲蜕

進一覽而棄之可也專乎內勿恂乎外勉乎實勿炫乎名他日有識之君子將喟然而嘆曰斯人得已者夫

題梁湘東王繹貢職圖後

味柳子厚睢盱萬狀之辭益以八荒四極之遠陰陽奇僻之氣所産亦猶禹鼎所象之物古有王會圖不可得見此圖南梁蕭繹所作也當今天下一統日月所照悉為臣民開闢以來之所未見殊陬絶域異服怪形人所駭慄者時獲目覩不待索諸圖也繹圖僅僅二三十國

奚足多哉或謂蕭梁無有是事繹作此以欺後世矣雖陶穀跋語亦云斯蓋旱陋蕭梁臆度立論未嘗讀史書考事實而然夫梁雖偏霸一隅然南朝四代運祚之短者止二十餘年而蕭衍一人享國踰於四十年元魏擾亂故三十餘年魏人不以一矢相加遺境内小康多歴年所為南北七代之最遐僻小邦聞風慕利而來史不絶書繹據實而圖之豈欺也哉但元魏乃梁敵國以基業則魏先而梁後以土地則魏廣而梁狹以勢力則魏

强而梁弱蕭衍嘗自求和而元恪不許魏分東西之後元善見始與梁通以魏列於貢職之首則欺也繹於君臣父子之道俱失而文藝精麗能詩能畫此圖之作乃在極盛將衰之時不五六十年侯景兵入三主皆不得其死國遂以亡其事無足稱而人寳此圖者却以其畫之工也觀其摹本有缺落字或謬誤梁史所載若扶南若林邑若婆利若于陁利及蠕蠕盤盤丹丹等並有使至而此無之宜借善本完補改正陶穀跋語亦紊前後

之次穀初得於石重貴末年之丙午其年晉亡而失再得之於劉知遠初年之丁未庚戌漢亡再失復得之於郭威廣順之癸丑明年甲寅以侍郎充學士又有跋語丙午至甲寅九年之間三姓五君穀仕晉為中書舍人仕漢為給事中視易姓易君如置棊曽不以為意而獨拳拳於此一圖之得喪不知其孰重孰輕也

題湯漢章為程周卿治病卷後

周卿之疾奇疾也湯漢章之醫上醫也微其人之醫斯

疾不可得而愈徵漢章之義斯醫不可得而致而徵成父之文則斯事之義亦不可得而知也湯氏素號義門其好義也非自今日其為義也非止一義人所不知者固多矣然為義者豈蘄人之知哉為之者不蘄人之知而樂道其善者惟恐人之不知也此文人之所以不能已於言哉

題朱法師求雨應驗詩後

泊然無心者老佛之源也而其流有氣學焉有聲學焉

以梵聲呪雨呪晴而輙應四僧至今能之若夫専一氣以役鬼神以感天地南土往往以是相傳然得其真者鮮矣予聞建康稱誦心淵朱師求雨之驗師其得是真傳者歟師不肉食甚孝於其母又推孝於其外祖母有此苦行有此至行所養者完而不挫氣學之本也盖能以志帥氣故能以氣動氣而陽名陽陰名陰唯其氣之所使志為之帥志之所帥行為之本居畏壘之山而大壤居藐姑射之山而物不疵癘此充其學以造於仙者

予雖不能其術而知其理樂聞朱師之事而因勸世之道流以脩行也彼為道流而實非人類者能無愧於斯乎

題趙中丞述眼醫說後

道濟天下而不有其功施及羣生而不祈其報者此禹稷伊周之用心士大夫未必人人能若是也而况技藝之家乎古今之流最莫秦越人之若也其適周適趙適秦隨時改變為老人醫婦人醫小兒醫以迎合其國俗

葢亦為利焉爾故以輕身重財則列于六不治之一其志可知也扁鵲猶然則於俗醫庸何責河南常光明精專眼科河北老儒李彦政雙目失明跬步無進適相邂逅惻然憐之為之畀之藥而其疾頓減於昔髣髴有見遂能扶杖以行藝既神矣又且卻所報而不受厚感其德拳拳不忘於心延祐六年秋客金陵告之於其鄉達尊中丞趙公公嘉其人以至筆之於書而予亦得聞其事噫孰謂技藝之中有能若是者哉使世之士大夫能

以是心為心則禹稷伊周之心庶乎其不泯矣彥政儒之窮也常光明醫之良也救人之疾而不圖其利感人之德而不墜其名二者皆厚之道也寡情薄義之徒受人再生之恩如父母而亦旋踵忘之者其心之厚薄為何如也一觀趙公之辭而兼顯二人之美所謂一言而可以善風俗其若公之言也夫

題汪龍溪行詞手藁後

書之誓誥命古王言也下逮春秋諸國辭令之善猶足

以折彊振弱漢初制誥溫乎三代之遺風武宣不如高文景時矣況東都以後乎自唐以來代言之臣至宋二三文儒殆踐以加未能齊先漢也而駸駸近之間有才氣之高溢出法度之外不無傷於渾厚然視全句對偶用事砌甃以誇精致者相去遼絶也南渡訖于季年惟翰林學士顯謨汪公最優多難之秋德音所被聞者悽憤何其感人之深哉葢其製作為體不但言語之工而已今觀手藁六帙雖一時不經之辭非大詔令也而一

班之窺一斑之嘗亦粗得髣髴云臨川吳澄肅讀畢敬識左方轉示者公之遠族孫巽元也

題劉端夫送萬國卿序後

萬國卿謙厚和易達練於事坦坦然有樂為善之心劉端夫稱之曰正人正人之名豈易得哉劉公天下達尊蓋未嘗肯輕許可吾夫子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于以知其善善之心長也國卿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屬官與予始相識出示劉公贈言公之行予所敬服因

公之行從公之言則見公所喜之人如見公也而喜之亦如公焉

題人瑞堂記後

皇上踐位之初翰林學士承旨劉公為國子祭酒蓋以望實選不以品秩論澄由國子監丞任司業朝夕事公公為官長又年長恂恂焉視予猶弟也時公年六十有五而公之父邢國公年八十有三顏若童孺氣若少壯予歲時執卑幼禮及門致拜必抑損下接不自知其齒

德之尊煦煦為待予猶子也其明年予移疾歸田雖遯
在大江以南數千里之外而公一身之信厚一家之善
慶寤寐常佩服于衷也越七年邢國年九十皇上敦老
老之仁特旨錫燕三宮頒賚恩貺渥洽朝臣咸至稱壽
文臣各為賦詩而平章政事李公序之布宣上意為邢
國為人瑞承旨於是以人瑞名其堂而翰林待制鄧侯
記之一時寵榮福祉之隆君臣父子之懿賓客僚友之
集京都相傳以為盛事誠曠代所希有者予不獲供給

使令其間而於江南竊覩鄧侯所作堂記為之三復祗歎而志其後云

題李思溫舉業藁後

前浙東宣慰司都事李謙父之子思溫往年從予受尚書凡殷盤周誥詰屈聱牙舊註黯闇不明宿儒姘嬰難語者悉暢其義灑灑可聽頴然特出秀于羣弟子之中年二十遊京師一二鉅公貴人器之以聞于上得補國學弟子員貢舉行為應試之文及投贈等作俱有可觀

假之年而進進何可量也不幸嬰疾以歸竟弗可療生至元甲午卒延祐丁巳年止二十有四其父痛之不置卒之明年予過儀真覩其遺藁亦為之悲感焉天之生人也與之才者或奪其壽從古以來至于今多矣是其關於一時之運數歟抑係於一家之福分歟嗚呼

題葦齋記後

齋者齋居之室也昔人之名其齋有曰竹者矣有曰榕者矣竹齋者以其齋外之有竹林也榕齋者以其齋近

之有榕樹也齋而名葦者則不然謂以葦為齋非若竹齋之在林間榕齋之在樹側也而曰以為名也葦齋肇於誰乎儒學提舉李君肖翁所為也肖翁種學績文士流所推服家于龍興路之富州嘗教授於州庠仕而不離其鄉也及是提舉儒學事於遼陽則遠違其鄉蓋六千餘里遠近雖殊而處之如一遼東地寒市葦席障蔽其上與四傍為齋居之室而名曰葦齋人或哂其陋而君視之若廣居安宅然且自為文以記謂其中之和如

春者仁也謂其制之廣隅中矩者義也噫世之人役外物以奉其身大率尚華靡而羞簡儉一有不備悵悵不自足衛公子之居室也其美其完一必曰茍無求美求完之心故夫子稱之肖翁不欲求完求美夫豈不能強力以辦一室而簡儉如此略不以外物華靡為意其識趣為何如哉莊子書有蘧廬之言蘧之從草註者釋為艸屋考之字書蘧不訓艸艸屋之註疑非惟從竹之籧字書釋曰竹席又曰蘆蓯然則籧當以竹而傳寫之誤

以艸也今肖翁之葦齋以蘆㯶爲之正莊書所謂蘧廬也與然莊書以仁義爲蘧廬今李記以蘧廬爲仁義予未知其孰賢必有能辨之者肖翁歸自遼陽與予邂逅京師予見其所作葦齋記嘉之如夫子之嘉公子荆故書此爲其記之左

題温公日歴藁

温公日歴藁二卷凡十紙備見荆公初行新法時事一卷自正月已未訖二月壬午一卷自三月壬辰朝訖是

月壬子熙寧三年也公素善荊公吕獻可彈文公甚怪訝及是所為不合公意始懇懇言之上前又私書再三往復公之忠誠至矣其後公既大用悉改其法然荊公卒猶厚襃贈且曰介甫好處甚多但執拗爾公於國家之政事而故舊之義始終不踰噫孰有能如公者哉在趙子敬平章家獲覩此卷因識其末云

題赤壁圖後

坡公以卓犖之才瑰偉之器一時為羣小所擠幾陷死

地賴人主保其生謫處荒僻公嘗痛恨曹孟德害孔文舉謂文舉不死必能誅操其胷中志氣為何如哉身之所經苟有阿瞞遺迹則因之以發其感憤此壬戌泛江之遊所以睠睠焉託意於赤壁而不能忘也不然夫豈不知黄州之非赤壁哉一世之雄而今安在託客之言公不自言也水也月也道士也神化竒詭超超乎逺遊鵬賦之上長卿之人何可髣髴其萬一公之所造如此而猶不能不有所託以泄其感憤者何耶殆亦示吾善

者機爾公視操如鬼鬼猶可也當時害公者沙虫糞蛆而已矣人間升沉興仆不過夢幻斯須之頃公豈以是芥蔕于衷也哉魯人范仲寬繪赤壁二賦而齊人張明德效之明德儒而通蓋慕公之文而起者卷首有東平王閻堂承旨叙語予既因明德之畫而追憶前事又慨閻堂之不可復見也泚筆而識其左方

吳文正集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吳文正集卷六十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閻立本職貢師子圖

閻立本職貢師子圖平章趙公子敬所貯立本畫品超絶傳流殆六百年歴幾貴家而公得之是可寳也亦可慨也當時此人此獸中土葢稀故圖以示後今遠方職

貢靡所不有雖未觀畫已稔見之矣

題宣和畫女史箴圖

黄屋之尊而游意曲藝筆法精妙規戒具存其圖女史箴與唐開元圖無逸實異昔楚靈王聞右尹誦祈招之詩為之餽不食寢不寐者數日仲尼歎焉今撫此圖不覺抆淚

跋葬説後

樂幼成葬説曰儒者首當明理惑於異論希求不已累

歲暴露親喪大為不孝又買已發舊墳改掘他人祖宗之骨而望已之子孫獲富貴可乎斯言有裨政教夫人子卜宅兆藏親之體魄以孝先也豈為利後計哉或萌貪欲之心而便貪欲者之伎或持貪欲之伎而蠱貪欲者之心一則小黠一則大癡噫可歎已余是以有取於樂氏之言

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言云爾後之人曰

物之初也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初為先訓義乖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曠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也物之初蓋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也在吾身之内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故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真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要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自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既其實豈徒既其文而已

哉

跋張蔡國題黄處士秋江釣月圖詩

夫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今讀蔡國張公題黄處士秋江釣月圖詩超超出塵言彼之外境而觀者因以得公之内境也其澹也其易也其閑適也

純乎一真心聲自然無雕琢之跡蓋非學詞章者可到必其中之有所見有所養而後能也唯陶韋妙處有此予敢自謂知言乎真知言之人乃知予所知之非妄知也

題誠悅堂記後

孟子傳子思之學其言誠身悅親之道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順親而孟子言悅親悅與順有以異乎孟子嘗云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得親之

恱為得諭親於道為順恱親者人人可能順親者學睎聖賢而後能也恱者順之基順者恱之極孟子言恱以該順蓋通乎上下而欲使人人可能也誠身之學則豈人人而能哉夫一語之不妄者誠也一事之以實者亦誠也而誠身之學則不止於一語一事之誠而已知性盡心之餘養性存心之際仰無所愧俯無所怍内省不疚而無惡於志慎獨不欺而自慊於已夫是之謂誠身必嘗用力於聖賢之學乃造乎此生質之美素行之

謹雖或暗合而終有未至也若夫悅親之孝則隨人品之高下人人可以勉而為大而三牲八珍之奉小而啜菽飲水之歡安其寢處時其溫凊愉其耳目適其志意俱可謂之悅也東人陳公嚴家饒財而善事親翰林學士承旨李公扁其堂曰誠悅以人所可能之孝嘉之而弁以人所難能之孝期之公之待人也厚矣公及巳逝子彥微克肖悅親之孝不忝其人繼今以往陳氏之家世世有孝子加以博文約禮進德脩業而至於聖賢誠

原書卷次訛誤

身之學有得焉則其悅親也亦將如聖如賢又非但如常之人所能者悅親之賢有若曾閔悅親之聖有若舜文夫如是其可謂不負李公之所期也夫翰林侍講李伯宗為陳氏作記臨川吳澄後識其左方

王氏缾花瑞果詩跋

醴泉無原而出靈草無根而生世有是事豈曰無是理哉缾水養花忽結異果其殆此類也邪聖人之言垂於經者皆道其常而不語怪惟春秋一經常者不書非常

乃書非常者何變也異也吾觀憲使王侯之先公先夫人其於君臣夫婦之倫變而不失正所謂異而非常者矣有異而非常之人則其所感必有異而非常之物應之理固然也抑嘗聞諸先聖君子於其所不知葢闕如也於其言也無所苟王氏異果之瑞母之貞節所致歟子之誠孝所召與不可得而知也跡已陳而推測臆度其由目不及睹而想象追賦其事雖可强而能然闕其所不知而不苟其言者於此亦難乎其為辭也吾欲舍

其已往之非常者而為侯道其方來之常者可乎侯為義臣節婦之子朝廷嚮用之意方隆而未艾侯之德行侯之功業宜可傳於千百世之遠而後無忝於承家之孝報國之忠非但齷齪為廉謹循良吏而已也夫如是則侯之一身將為國家之上瑞而於一花果之小瑞又奚足以喋喋多言為哉

跋六龍圖

以飛龍在天騰百川雨天下逢此時見此象而有此妙

筆寫之亦氣數之參會也蓋建隆庚申後之所作

再跋曹壁詩後

詩以時論則周之曹詩豳變風十二之後詩以人論則漢之曹詩冠建安七子之先予嘗為曹壁序其詩倏二十有六年矣曹之年昔三十有八今六十有三矣時之易往如此哉而人之重未可喜也於是因論詩而論其人論其時焉以人歟不顧舉衰漢之人期盛世之士以時歟所顧輓下泉之終復關雎之始也

題程縣尹先州德政詩後

自封建廢而為郡縣郡守縣令之職猶古之侯伯子男上之人實與之分土而治其民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用得其人則如擇母以乳子用不得其人則如名狼以牧羊也由漢以來每以守令之選為重事至治改元之初詔天下舉首令燕人程侯居仁中所舉受特恩宰洪之南昌南昌負郭邑地大人衆素號難治居省府憲府之守雖有長才者莫能獲展侯至官凡有可利於

民者為之唯恐後苟有不便於民者去之不憚難民有所訴或曉之以義使知愧而止或析之以理使知不可欺而退府史不得以售其奸胥徒不得以肆其横服屬於官以蠧賊斯民者咸思棄公役而復民伍侯之能是者其美有四廉勤明敏而已可謂上不負明詔下不負舉主哉侯之考嘗守洪都而侯復來宰洪屬邑其政益有光於先者焉前此侯任德安府判官以能官稱會光州有宿弊民甚困弊久莫能革河南省府命侯往治之

侯悉除其蠹根光民感德入骨髓爲詩歌以頌者成衷予過洪士民談侯之美藉藉既而有以光民頌侯之詩示予予喟然歎曰方今主聖臣賢期措天下於太平安得如侯者千百人布滿天下百里之邑乎樂道其善於是書此于光民頌詩之右方

葬地索笑圖跋

索索索有心越難得笑笑笑無人敢輕詡圖圖圖糢糊復糢糊跋跋跋透脱真透脱

跋莊平梁君政績記後

朝列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員外郎梁宜彦中昔為國學諸生知其為美士公朝貢舉制行首擢科第以才優守牧薦歴數州皆有政蹟予於是而喜士類之可用世又喜儒科之能得人也

題真樂堂記後

昔伊尹耕於莘野諸葛孔明耕於南陽蓋將終身焉既而被三聘之禮值三顧之勤則幡然而改感激而許由

是出任天下之重驅馳危難之間視其前日躬耕舊隱之地若蜩甲蛇蛻此明出處進退之宜者也河間劉君天爵甫其初非因三聘三顧而出者發身儒學從事政府遊立治蹟以至于今浸浸通顯且將大用而悠然舊居之思乃以躬耕畎畝為真樂堂記寫君之心殆無餘蘊矣夫古人之仕有三行可止也際可次也公養則下焉爾令人之仕欲如古之際可已不可得而行可何覬也然則公養而已矣公養者不得已而仕也有志之士

豈以是為樂乎而沒溺於醉夢曾不一醒覺者舉世皆是也孰有如君之有覺有醒者哉雖然仕進榮達之樂外也隱退閒適而假物以樂亦外也劉君自有天爵之貴其樂也無與倫蓋不在此趙村之田而在君方寸間田也求則得之在義而不在外惟此樂之為真他樂皆非真也得此真樂隱退閒適固樂仕進榮達亦樂其為樂也不繫乎出處進退之跡而根乎仁義禮智之心斯記之所未及言君其求之哉

跋朱文公帖

此朱先生遺金華呂子約書蓋慶元乙卯之夏也按先生紹熙甲寅八月被侍講之命發長沙至中途已聞近習用事而憂比及閏十月先生去國還家矣明年春趙丞相罷呂子約以論救丞相貶韶州書云時事已非所及不能復道則先生之憂可知也其曰往者予弗及來者吾不聞乃述屈子遠遊篇中之語屈子以忠放逐而斁君誤國之人方得志適與先生所值之時同覩楚辭

集註釋此二句謂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來者之不得聞則世之惠廸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則安能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書中述此二語而楚辭集註亦成於是歲先生之意深哉嗚呼忠賢得志之時少讒邪得志之時多因先生之書味屈原之辭令人悠然感慨於千載之下後百三十年大元泰定甲子三月十一日

題高宗御批後

開封石守信仕周充棓揮防禦節度等使宋初爲開國
功臣子保吉尚主其八世孫處厚嘗奉高宗御批以經
武郎閤門宣賛舍人權發遣袁州兵馬鈐轄子孫遂居
臨江又徙高安閤門五世孫珍字安道重交游輕施與
國朝授承務郎廬饒等處哈喇赤長官因觀釋典忽有
解悟脫屣世緣肥遯家山築水心道院延四方三教高
人談空說有超然出離塵界之外臨江之士吃吃稱其
美予謂石氏盛大綿遠前乎宋而已興後乎宋而未替

非但三百餘年與國咸休而已人間富貴如春華開落如浮雲聚散何足經意閲歷多者自能照燭固不待闍梵師之播而後知其為夢幻泡影也安道其有見於此哉

跋子昂寫度人經

予於道家書自道德南華二經外俱不喜觀今觀此卷不能不喜也

題棣華軒記後

翼城張遵信誠之四歲而孤其兄篤於友愛衣食長養之又俾從師讀書以底于成才誠之以其兄之恩惟恐他日之易志也請於其師欲如古人之實生其以朝夕恒接乎心目其師侯伯正父名其軒曰棣華而記之以文予讀之而歎伯正父之而非記誦詞章之儒所可同也夫兄弟者其初一人之身爾同本而分枝愛兄弟之身猶愛已之身也然本者吾身之所由以生者頑夫尚或昧昧而不知愛况其所分之枝乎張氏之愛其弟弟

之不忘其兄皆其良知良能之固有而豈由外鑠哉常棣之詩周公所作以為上下通行燕兄弟之樂歌樂工歌之於燕飲之時因寓警戒之意以明兄弟之恩者也篇首二言託物起興而非有深義鄭箋孔疏以華之覆鄂喻兄之覆庇其弟鄂之承華喻弟之承順其兄則興而又兼比焉伯正父歷陳末世薄俗傷敗彝倫之事既足以誅其心使聞之者愧赧矣而棣華之名又不專取覆鄂承華之義也弟之於兄豈為其有覆庇之德而

後有承順之恭也哉天性之愛自然發見如草木之遇春而生勃然不可遏也循性所有擴而充之鄉黨稱弟而可為堯舜亦由是而已矣幼則敦行厚倫行其所當然之常長則傅文窮理知其所以然之奥程朱之為學蓋如此誠之其尚反身而求之哉

跋送范達夫序後

知人未易也吾有吾之所知彼有彼之所知吾能知吾所知而已彼所知者吾不能徧知也然由吾之所知以

知彼之所知則彼之所知亦吾所知也豫章范達夫仕廣海憲府有聲而予未之知若資陽郭居仁清江范德機豫章范舜卿則予所素知者昔人之觀人觀其宗族所稱觀其僚友所稱觀其交游鄉黨所稱居仁德機達夫僚友也而其稱之如此舜卿達夫宗族也而其稱之又如此以吾所知者之所稱知彼所稱者之所為予雖未知達夫而今則知之矣於其慎操守也見其義於其篤倫紀也見其仁有義有仁人道之大綱舉矣大綱既

舉不待一一見其目之細而其人固可知也達夫憲府滿三考受朝命為南康佐屬予又將見其行事之目以證三君之所稱猶信

跋永豐何縣尹德政頌

予家距永豐不滿二百里雖不同郡而聲跡常相聞如縣尹何侯之廉聲政迹洋溢乎四境之外予雖在京師而來自吾鄉之人亹亹言之不置予亦獲聞其槩夫今之庶幾乎卓魯者同郡有金谿李尹鄰郡有永豐何尹

二人焉李尹已改除監察御史何尹之望實如此匪朝伊夕必為臺省所奪去果爾則永豐之民皇皇以失其慈父母為戚噫吾將何以為永豐之民計哉

吳文正集卷六十

吳文正集卷六十一

元 吳澄 撰

題跋

題胡志甫墓誌後

往歲於清江皮氏館中識廬陵胡尚志甫温然如玉盎然如春時已老矣不知其少年有患難摧折也讀此誌文三復惻愴

題皮濛墓誌後

始予遊南雄之門濛也方少氣直量宏愜愜有父風豈料其不壽哉其生之年與吾子同而月日後故於其死也尤悲之孤霖以墓誌示因識其左

題思無邪齋説後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

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真實無妄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内内心不二不雜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火入水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閒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纔起而一念復萌一念

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雜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以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雜𢌞之言固甚美予疑熊君之未遽及是也葢必先能屏除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雜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温公而不二不雜而猶未至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爲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

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雜也自㓜而持戒持律已絶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凈烏乎而可以不二不雜乎

裴朗然詩跋

里中裴顯貧可教志肯學才思清俊而劬於詩孫復常甫奬之勉之矣復以所作示予顯也將慕詩人乎謹循履常甫誘引之意而進進罔已其不委蛻揮翰而超物表哉儻欲為儒則詩之外有當用力者

跋李伯瞻字

伯瞻儒術精國語又工晉人法書世胄之良也此卷以贈昭德亦其好尚之同者云

跋麓泉記後

予昔爲醫學𠅘明可教授作麓泉記今二十五年矣程承旨胡司丞有跋語共作一卷後被好事者持去程胡已山不可復得其文明可以告程之孫胡之子就其家集中傳録二跋語獨予尚偷生世間矜是托樂安邑教

來言斬為再書舊記予因老病久不秉筆勉強書之以答所請因思程之生月胡之生年俱後於予而各先逝令人感慨云

跋孫過庭千文

孫過庭所書千文豫章李昶德明能購得而寶藏之好尚如此可嘉已夫

跋子昂千文

李德明家所貯千文其一孫過庭書其一趙子昂書合

二卷觀之猶二予也

題遺宋生

青陽公才略術智可以為能臣可以為姦雄葢孟德仲達之流亞而其所居之時所仕之國與彼不同故其所就亦有不同者然及今三百餘年尚克傳世或工辭章或工技藝綽綽有聞豈相國不得遂其志於一身是以得留其福於末裔與較之曹馬孰短孰長夫忠厚而光其前此昭德之所以褒嘉於濟可英豪而昌其後亦

子之所以欣幸於相國者哉

題宋列聖御容

嗚呼自吾父吾祖而上三百餘年養生送死於天地覆載之中日月照臨之下而不知覆載照臨之像為何如也今於畫繪見之嗚呼形不爾妙萬物之神如斯而已乎遺民之子吳澄書

題朱近禮詩傳疏釋

朱子之註經詩傳為最善學者之窮經亦唯詩經為易

入盱江朱近禮喜讀詩傳隨己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尚已雖然經之難窮也如梯天航海仰之而彌高前之而彌無畔岸繼今以往志益厲功益勤擇而精語而詳融會貫通應無窒礙庶其可以羽翼先儒之訓傳而無慙也夫噫勉之哉

題畫蓮實卷後

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共房頭瀐瀐更深兄弟恩讀

涪翁詩而觀此寧不油然生孝弟之心乎

跋陳桂溪畫册

桂溪陳居士所蓄畫二三十幅共為一軸舊新雅俗俱有其季子庭祥珍襲之可謂善保先世所有者矣

題鍾氏藏書卷

藏書不可以不多而不可以徒多淆亂離經之後人家藏書之多者鮮矣今聞新淦鍾氏所藏寧非大幸乎尚擬過淦借目録一觀倘得見所未見亦此生一快也

題皮南雄所藏畫

皮南雄得此於徐氏自識其後而寶藏之皮公去世駸駸三紀矣其子滔示予此卷予不以見譚之舊畫為重而以見公之遺墨為喜也

書囂囂序後

金溪余國輔為其叔弟國瑞作囂囂序曰囂囂云者內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心素守優游委蛇休休然怡怡然予讀至此為之廢書而嘆嗚呼國

輔之識固造於是乎朱子以自得無欲四字推廣囂囂之訓釋國輔乃以三十字描寫自得之氣象旨哉言乎聖賢復起不易其言矣異時竊窺國輔之學疑其未透此關今與國輔别不啻十數年其學之進可畏也哉不然何其言之精到如是也孟子七篇言囂囂者再一則述伊尹辭聘之美一則沮宋句踐好遊之非茍能囂囂雖聘幣之至且辭之惡乎遊孟子不直沮句踐之好遊而但語之以囂囂不明孟子之意者謂以囂囂而遊也

夫謂囂囂而遊者猶曰以堯舜之道要湯爾真知堯舜之道者必不要湯真囂囂者決不遊也故其下文有窮不失義達不離道之說此指囂囂之實而言也遊也者儀衍妾婦之為也不離道不失義者肯為之哉遊與囂囂之意戾國輔知之明言之當且以固嘗囂囂遊為悔學既進而知昔之非也然姑為緩辭而不遽止叔氏之遊者殆不以朋友切切偲偲之義而傷兄弟怡怡之情國瑞察伯氏之意於言外可也欲廣其見不必覲上國

故都宫闕山川也欲壯其氣不必跋履齊楚燕趙關陝巴蜀也欲充其學不必謁候寓公大人奇才隱德也向年有遊孔林者予問之曰將何求彼應曰求孔子之道予語之曰孔子之道内求之則在吾心外求之則在其書不在孔林也夫金谿先覺之第一則陸子也續千數百年不傳之道者河南程子也集伏羲以來羣聖之大成者魯國夫子也一聖二賢豈以遊而得哉難合而易踈寡同而多異國輔備諳遊之况味矣國瑞其可復

襲伯凡之所追悔而不為者乎遊之為遊外慕妄想也而曰内樂重外樂輕窮達得失遇否不足易其中吾不信也世俗之遊者曰為名為利而已雖可鄙而猶不欺也今以嚣嚣名其遊詎非借美名以掩其私而為欺耶國輔國賢國瑞伯仲叔皆文儒而肯務學所慮者學未學而非務本也倘果能依國輔内樂重外樂輕之三十字而踐行其實將見金谿之三余猶三陸也夫何慊

跋朱子所書陶詩

朱子嘗言陶靖節見趣皆是老子意觀此寫陶詩四首與劉學古而卷末繫以老氏之六言蓋其詩意出於道德經之緒餘也

跋曾翠屏詩後

翠屏曾先生先澄之大父二十年而生大父視之猶父行也談話數數稱先生名好誦其詩澄自幼侍側熟於耳聞先生年四十四預嘉定壬午鄉貢年五十三時考官得江月滿江城詩大喜再預紹定辛卯鄉貢一時詩

名播於遠邇年至八十三乃終伯子應鰲預淳祐癸卯貢仲孫夢魁暨澄同預咸淳庚午貢後五十九年先生之元孫一元持示先生詩藁二帙感今懷古為之惘然因識其左方云

跋子昂書東坡王晉卿山水圖詩於熊大樂畫卷後

表用和得此於鄧少初甚珍之然此畫之景非此詩之所言也此詩之工非此字之所增重也珍之者以其畫

與以其字與以其詩與

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別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為文皇曾孫矣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游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為戒何也防其原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格心之臣則視此為常事而不之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淫侈驕怠而後可以亡國

哉

題遺廖生

寧都廖國器妻陳氏生宋嘉定甲申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俟其子之長至元丙子更革之會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孫人俊生甫七歲劬勞以鞠其孫孫既弱冠哀其父死不葬母去不還痛苦求之詢諸遺老得父骨於叢塚間聊慰其心焉零丁徒步往北方尋訪其母至楊知在滄州至滄則知母在彼有子既死而葬

矣欲歸母骨與父之弟不可銜哀而復幾欲無生而祖母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有七公朝旌表其門閭鄉里咸稱節孝之家陳氏康寧無疾壽未可量昔陳氏之姑鄒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鄒沒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盡孝今人俊甚孝於祖母而陳氏年壽又將過其祖姑天之所以報昭昭也一門之内有節婦有孝子為節婦者天既厚報之人俊家禍雖慘而能為孝子天其不終報之乎或惜人俊未學予謂

不然夫所貴乎學豈曰窺鑽故紙諷誦陳言下民彝學莫大乎是也世之識字觀書號爲知學而倫紀墮斁曽飛走之類不若者奚足道哉人倹之孝行本乎天性若其刻木象母以附父究施經倭佛以祈冥福則禮之所否理之所無不爲可也有人僞作予語以貽人倹其間不無違經悖教之辭匪但誑之且或誤之甚哉其不仁也太府提點孫君好德尚義以諗於予爲書此以黜其僞云

跋陳泰詩後

蘄州路教授陳伯美之子泰年甚少勤學而工詩觀其所作古近五七年俱合度句有法字有眼語有味意有柢充而進之何可量已雖然吾之儒學益不止此文者儒之小伎詩又文之小技有最上事業坦若大路既有其資且又有其學充之夫何難他伎特其餘爾詩誠工謹毋專一伎而遽自足也

題文山帖後

益齋鍾先生與大魁文公同寶祐乙卯鄉貢此其復書蓋在初仕之時故與後來字體大異用一筆吏猶且謹審如此於其小可以覘其大矣

跋王登甫詩後

豫章王貢士登甫昔時與清江徐侍郎交游屢有相倡和之詩既而時異事殊宜王詩之多感傷也夫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此變風之所以見取於聖人予觀登甫之詩殆亦古風之已變而又變者與

跋艾氏所收名公墨跡

鄭郡舊家之居城中久而不衰替者艾氏為最其先貢士君名茂在宋紹興丁卯庚午癸酉三貢于鄉沒而鄉貴侍郎李公墓銘詩人放翁陸公書丹倫魁于湖張公篆額當時稱為三絶乾道戊子以椿年名貢者其子也寶慶乙酉紹定辛卯兩以彭老名貢端平乙未與禮部正奏者其孫也八十年餘一門三代薦名凡六七既中禮部選而未及仕豈非天將留其不盡之福以待後人

與淳祐宋三衢徑畈徐公為郡守愛貢士君之曾孫方子玄孫丑第奬進甚至稱其五世盛德今則其玄孫之孫道孫濟美如初有子已娶徐公所稱五世者且將八世九世矣非其積深流遠何以能若是予素聞艾之為舊家而不獲識其家之子孫因見其先世與諸名公交際之真蹟為識其左

題正山詩卷後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濟南彭

君名淑字仲儀而扁其燕處之埀曰正淑者善之在中也儀者美之在外也有諸中形諸外則已正矣已既正於正人也夫何難君任寧都判官為政有惠平冦有功其亦能知吾夫子之答季康子者乎

跋文丞相與妹書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内有此女臣不二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自生不愧于天不怍于人可傳千萬世卓哉曼卿出其門藏此帖甚珍之噫

誠可珍也觀者為之流涕

跋張葛狄范四公傳

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仕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言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

遺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張鑑子明類四公行事為一編其尚論古人也識亦卓哉予是以題其卷端云

跋唐以方所藏吳司法帖

臨川唐由義以方之高大父貢士君諱必達字民功宋紹興二十年庚午預鄉貢次年不第又五舉而免解赴省試又四試不中而免省赴廷試當在淳熙五年戊戌中間解試省試之年必有兩科以事故不及試是以趲

至甲辰始赴廷試未得試而歿于旅舍也吳定翁仲谷之從曽祖司法君紹興丙子鄉貢及此歴二十九年凡五赴省試而後登科唐貢士為同郡又為同年赴對之人哀其困於場屋晚節欲就一特科官而不幸客死家貧子弱弗克歸櫬為作此帖懇告在京之鄉人俾隨力厚薄以助惻然矜恤之念形見乎筆墨至今讀其辭猶有餘悲真仁人君子哉當時署名者二十七其年與司法君同登科者八前時登科而在京者五此外有官而

在京者五不知其官稱者四計費宜用緡錢六十而所裒未充其半二十七人諾而不讎者有五焉他人不足責司法君同登八人之中有其三所助甚微而又負已諾夫事之可哀孰有甚於斯者嗚呼豈其畧無仁義之心乎由是觀之范文正忠宣父子之意度為何如哉唐氏襲藏吳司法帖以示其從曾孫仲谷谷考之甚詳又以示予而予復識其左方司法君諱炳若字文炳以方尚清雅不墜文獻之遺家之方昌未艾可期也屈於前

者俾於後理之必然歟後百四十九年同郡吳澄書

題野莊詩卷後

世有身居江海之上而心乎魏闕之下者亦有身縶軒冕之貴而心乎農圃之賤者一則忠一則智也昔翰林承旨真定董公在家或聞國政之疵輙終夜不寐而歎野莊圖凡在宫必攜以自隨時一展玩若有意於桑麻稼穡之務而不可得此豈淺丈夫之所能測哉嗚呼世之人跋履崎嶇衝犯風波乗危瀕死而往不休逮他日

追思牽犬聽鶴則已晩者其智果何如邪公之吉德而姦凶亦娼忌屢謀加害頼主知之深主眷之篤而彼之計不行公保身之哲固炳於幾先所以未嘗須臾忘野莊也夫其身雖閑退而其心每憂朝中者忠臣致身之義其身雖仕進而其心樂野外者智士存身之道忠與智公其兩全也

題袁學正先友翰墨後

昔柳子厚記父友之姓名於父墓之碑陰使後世知父

之所交皆一時名人也今袁梅瑞用和於主一君交際往來之人凡書問尚存者類爲一軸惟恐失隊亦以表其父之所交有若人也葢猶柳子厚記先友之意云

吳文正集卷六十一